

# 马丹臣：为抗日救亡鼓与呼

马丹臣，字成九，生于1895年，卒于1973年，章丘枣园镇马芦村人。是一位矢志教育，一生为人师表、品德高尚、思想进步的爱国人士。他在世七十八年，沧桑岁月，历经坎坷。



马丹臣像



抗日救亡运动学生游行

霍伯成

## 求学岁月，宣传抗日

马丹臣出身于书香门第，曾祖及父亲都是前清甲午举人。幼读塾学，博猎经传，兼受家庭翰墨之濡染，遂学习有成。先生少年时代，值甲午衅启之日，维新变法之时。因受时代思想的影响，他发愤读书，品学兼优，每逢考试均名列前茅。1915年，他以升学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济南第一师范（后为山东省第一师范），专攻教育。当时的一师校风民主，学生思想活跃，教育家鞠思敏任校长，范明枢先生任学监（范明枢、鞠思敏、于丹甫、王祝晨并称为20世纪20年代山东四大教育家）。一师是省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之一，是灌输先进思想的园地。范老经常教育学生，要“养吾浩然之气，锤炼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学生受其影响，大都养成言行正直、追求真理、治学严谨的优良品格。

1919年5月，震撼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马丹臣和许多爱国志士一道，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章丘县旅济学生30余人集合，马丹臣起草了《告章丘同胞书》。

□编者按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文中所有烈士的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小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

## 第十一节

### 和兔子、老鼠抢粮食

一行人在蝗虫群里低着头猛跑，进了村发现村里边情况也不乐观，地上、树上、墙上、房顶上都爬满了蝗虫。家里的鸡群一开始还争着抢着吃蝗虫，可是一会儿就吃饱了，鸡身上也开始落虫子，最后，大公鸡领着鸡群钻进鸡窝不敢出来了。金龙一脚下去，踩死的蝗虫金锁数了数有20多只。金锁大奶奶和奶奶慌了，领着大嫂和金巧，在香台前开始烧香祷告，可是蝗虫越聚越多，落在了金巧的头上，开始往金巧的脖子爬，吓得金巧满头上拍打，头也不磕了，尖叫着跑进厨房不敢出来了。蝗虫像罩在地上的魔云，

学生代表了广沐、常经庸化装绕道（胶济铁路已被日本侵略军控制）回县活动。劝学所长张怀清、农校教员李裕海热情接待，共同议定发动各界抵制日货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设立民政署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举着李裕海绘制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漫画像，高呼口号，师范讲习所等校师生当众焚烧日本所有日货。马丹臣组织了章（丘）、淄（川）、博（山）东下宣传团，还亲笔起草了《为日本在山东设民政署告民众书》，其中有云：“曾闻远东之青岛乎！今将为日本占有矣！曾知城南煤矿乎！今已入日本掌握矣！亡国之痛在目前，牛马之役迫身边——我章邑之老乎！昆弟乎！时已至此，恐富者不得安食矣！贫者难免死戮矣！稍有血性者，亦必不能忍，不甘受矣。”马丹臣以犀利的笔锋揭露日本侵略者夺我财产、辱我姊妹、杀我父兄之种种罪行，指出当务之急乃发动群众抵制日货，还我青岛，陈词慷慨，情真意切，听者无不为之感奋，无不为之同仇敌忾，这令人怒发扼腕的控诉书迅速在章丘、淄川、博山一带引起强烈反响。马丹臣和同学们化装成商人沿路宣传。北洋反动军警四处逮捕爱国学生，不久马丹臣入狱。六月中旬，爱国运

动取得初步胜利，北洋政府被迫释放学生，马丹臣即获释。

## 督学八年，教绩斐然

1920年，马丹臣回乡从教，为桑梓培养人才。他谦虚谨慎，诲人不倦。教学善于启发诱导，又适当运用标本实物，增强直观效果，很受同仁推崇，学生爱戴，曾受教育当局赞誉：“教学认真，启迪得法，应予嘉奖，以资鼓励。”

自1929年至1937年，马丹臣任督学八年（督学即负责监察全县学务）。为了革新教育，便于管理，他主持将全县划分四个学区（第一学区：现马彭，章丘城地区。第二学区：现旧军，辛王店一带。第三学区：现临济，马住庄一带。第四学区：现刁镇一带）分片管理，建立教学体系，各分专人负责学务，把教育宗旨划细分解，层层落实。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种大胆的改革。他亲临各区，调查研究，规划拟章，聘请有学识的人任教员，制定颁发校规校章，很快使四区学校不仅在规模上有了发展，而且建立了较为正规的教育体制和教学秩序。

1930年，章丘县成立义务教育委员会，由冯云和（县长）、唐谦恭、牛占诚、张福山、马丹臣、张国清、张怀仁等13人组成，拟定了《章丘县二十

年度实施义务教育计划》，对推行义务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到1931年，全县小学数比1930年增加71所，推行义务教育已初见成效。马丹臣从教突出两个特点：一是牢牢把握教书育人之宗旨，培养合格的初等专业人才。二是引导学生手脑并用，注重实践。马丹臣高风亮节，甘为人梯，亲自上讲台，培养师资，举办各类培训班，极力介绍有影响的教育家的学说和主张，提出采用新的教学管理方法，为章丘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马丹臣曾受蔡元培、范明枢等教育思想的影响，在教学上“兼收并蓄”，既反对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又不一概排斥古文化，而是尚古不泥。他思想开化，善于接受新事物。1949年，马丹臣虽年过半百，但精神不减当年，积极热情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尤其是教育事业。他曾利用自做的土电影宣传抗美援朝、新婚姻法等，受到党和群众的赞誉。

##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1955年，马丹臣年届花甲，应邀参加县政协的组建工作，并在首届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他作为驻会主席广泛开展社会活动，联络各界人士。他十分关心和注重发展章丘县的教育事业，殚精竭虑，奋斗不息。1956年，全县业余教育、扫盲运动掀起高潮，他经常组织有关教育工作者深入农村视察辅导，提合理化建议，推动扫盲运动的开展。他德高望重，受人爱戴，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声望，积极向各民主人士宣传党的政策，用自己的切身感受备赞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反复阐释党对各界人士的厚望、信任和关怀，团结他们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

1957年，马丹臣体弱多病，仍忘我工作，搜集章丘县明代戏曲家李开先的史料，以惠及后人。1959年，马丹臣因病在家长期疗养，亦不忘党所赋予的工作，至1973年夏于弥留之际，写下了“病已入膏肓，人生斗沧桑，只要为人民，永世乐洋洋”的诗句，这是他一生成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忠于党和人民的真实写照。

## 小说连载

13

# 记住乡村

金海湖

几个来回，地里的庄稼就基本没了，连树上的叶子也被它们吞噬干净了。

事后，大家才听说，蝗虫是从南面过来的，据说南方的竹林都让它们啃干净了。它们边走边滋生，飞到哪里就把卵下到哪里，越发展越多，一直从江南祸害到了山东。很少听到有哪个地方幸免蝗灾的。

蝗灾把高家峪的乡亲们从丰收的喜悦里，拉到了残酷的现实中。忙碌了一年眼瞅着就要到手的庄稼，一阵蝗虫云飞过，说没就没了。别说了粮食吃饭、卖钱，给老人看病，给孩子扯衣服了，连过冬的口粮都没了。大人们一个个灰头土脸，孩子们也都没心情玩了，老实巴交地在家呆着也不愿出门了。

金锁爷爷，在街头上和男

人们商量，咱庄稼绝收了，人得吃饭啊！大家赶快上山再去起石头卖钱吧！

这三里八乡的人都吃不上饭，谁家还请人盖房子买屋檐石呢！咱起出石头来了也没人要！满意爹嘟囔着。

老黑爷爷扯着嗓子喊起来，那咱也不能干瞪着眼睛饿死啊！实在不行咱出去讨饭！山里都有鬼子了，出了山鬼子更多，出去讨饭的女人会被鬼子奸奸糟蹋，男人会被抓壮丁当汉奸，谁出去讨饭谁傻！满意也发表起意见来。

金龙站起来说，各位叔叔、大爷，我看出点道道来。这次蝗灾，蝗虫好像对瓜秧和小豆不大感兴趣，蓖麻也留下不少。咱伺弄好这点庄稼，南瓜放得住，咱囤起来冬天吃；小豆收了要颗粒归仓，咱熬饭

喝；蓖麻收了咱榨油，点灯，咱尽量不饿死人最好。

金龙话说完，大家齐声称是。

金锁爷爷站起来，说道：前几年大旱，我家地少粮食不够吃，我急了想了个法子，掏了不少粮食来，但是没敢吃都喂了牲口了，那年天旱俺那庄里就俺家的牲口没饿死。

大家听了，纷纷喊着请金锁爷爷讲明白咋回事。

我的法子很简单就是和老鼠、兔子抢食。我会看兔子洞和老鼠窝，看准了就拿头挖，费些力气一上午保证能挖几个洞，有的兔子洞里一个洞就能掏五六斤粮食；老鼠洞有的也能挖二三斤。但是，那些粮食都脏了，掏出来后得在日头底下暴晒，晒干，挑净了才能吃。（未完待续）

## 父爱无言

刘曰章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从记事起就常常听到母亲和街坊长辈们说父亲是个不好言语的“倔”人。后来和父亲相处了四十多年，才知道父亲的确是这样，而且一直是这样，从没有改变过。父亲的脾气也的确是有些“倔”，但是倔而不坏，倔在“说”理，就是凭着这样的倔，在街坊邻居中留下了较好的口碑，直到终其一生。

父亲文化水平不高，只念过三年小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也会记些简单的账目，但他对家庭的每一笔支出都记得那样的详细和认真。从我懂事起到参加工作，在我印象中一摞杂七杂八的纸张密密麻麻写满的全是家庭的开支细目，而且借的数目一直大于还的数目。可见那时的生活是多么的贫苦，一直是入不敷出，艰难度日。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一个人养活七口人，母亲只是打个下手，还要照顾大小四个孩子及双眼失明的奶奶。那时的父亲眉头天天皱着，很少见到笑容，生活的压力非常大。少说多做的父亲把苦埋在心里，一直咬牙往前挺着，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家。

记得我上初二那年，我刚刚十四岁，学校离家约四里地。早晨饭是母亲起来在土炉子上做的，中午饭要带着在学校食堂的蒸笼上热一下。见别人带的是掺了小麦面的杂面馒头，只有我和少数几个同学带的是棒子面窝窝头，时间一长心里总不是滋味。我知道家里有时还要借粮食吃，就不想上学了，在借口逃学的那两天里，父亲一直不言不语。到了第三天，父亲要锯木头加工衣橱去集上卖，就让我帮忙拉锯。本来我年龄小，又是第一次拉锯，长两米宽三十多厘米，厚五厘米左右且已经打好墨线的桐木板，被我拉得歪歪扭扭。母亲看了心疼得不得了，就当时的家庭情况来说，尽管如此浪费，父亲也没有吭声。事后母亲告诉我，这块木板太浪费了，如果都像这样的木板做出衣橱来，只能赔钱，连功夫钱也挣不出来。到了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思索了一夜，天明后我用酸痛的胳膊抓起书包，和同学们一块去了学校。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升入职专二年级。开学已经三个多月了，全班只有两个学生还没有交上五六块钱的学费，其中一个就是我。周五下午我早早回到家里，跟母亲说了学费的事情。可家里哪有钱啊？母亲只好陪着笑脸去挨家挨户借钱。我跟在母亲身后，一共借了五家才凑齐了六块钱。看到如此，我坚决不上学了，任凭母亲怎么说就是不去。第二天，正在给别人盖房子的父亲说：跟我去吧。我就这样跟着父亲来到了工地，由于年龄小重活干不了，只能帮忙搬搬砖。上午干了四个小时，胳膊就抬不起来了；下午刚刚干了一个多小时，双手全部磨起了水泡，右手流出了血。父亲边干活边偷偷地瞅瞅我，没有任何的言语；但是我回头瞅他时，他总是快速地低下头，好像在躲避着什么。晚上回到家，两个胳膊酸痛得很，父亲让母亲擀一碗汤面喂我。等我吃完后，父亲说：你还小，做事要扎实，别想歪点子，还是把书念好再说。从小到大，这是父亲第一次这样和我说话，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交流过。父亲说完转过身去，抬起右手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返回了学校，上课也认真了，有空就捧起书本学习，直至毕业离校应征入伍。

在部队新兵训练的两个多月里，我的政治、军事、条令及射击考核全班第一，全连保持了前三，被连队嘉奖。选调去医训队学习后也是一有空就学习，总感到落下的东西太多。气味熏熏的浸泡着人体标本的福尔马林池边我是常客，里面的五具人体标本全部被我翻遍，二十多科的专业课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部队工作的十二年里，因整编我共换了二家医院工作，随舰艇出海训练保障多次，不论走到哪里，领导都高兴地说：这个小伙还行，工作没的说，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在部队期间我多次获得褒奖。

现在想来，我努力进取的动力和锐气完全得益于父亲的遗传，是父亲少说多做的扎实品质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深深地传递到了我的血液中，终生不变。父亲虽然已经去世三年多，但他的无言教诲我永远不会忘记。